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重庆市作家协会 征文

长堰村，我刻骨铭心的牵挂

□文猛

茫茫大巴山，古老的川鄂古道——万州、罗田、长堰、谋道、利川，那是祖辈们刻骨铭心的地名。父亲一讲起那些古道，一下回到那些在路上的岁月。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再走古道，枕梦长堰，喝鼎罐茶，吃鼎罐饭，喝长堰酒。

我记着父亲的古道。2016年，参加万州区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党校安排实岗锻炼。罗田镇长堰村，这是我们要去的村庄。父亲走过长堰，我要走过长堰——有一种缅怀，叫前赴后继。

秋收时节，入驻长堰。稻穗金黄，玉米飘香，乡亲们支起拌桶竖起围席扯谷子。

唯独长堰河边一方扁担似的稻田中，一个中年妇女在默默地割稻。

“怎么就你一个人？”我问。刘嫂说：“丈夫出去打工摔断了腿，女儿在外读书，婆婆去年过世，公公双目失明……”

我们帮着割稻子，听着她的倾诉。晨曦朦胧，泪眼朦胧。

支书何之树来了，领着好几个群众——每年最忙的时节，村里都会组织人来帮助刘嫂一家。

我们推着刘嫂的丈夫，发现家中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何支书说，为给丈夫看病，家中能换钱的都被卖光啦。堂屋上大梁已经卸去，留下两个空落落的梁洞，梁洞下打了钉子，钉子上挂着半块腊肉。我们的心一阵痛。

坐在土灶前，添柴，架火，刘嫂洗着腊肉，我们说什么也不准她下锅。刘嫂说：“老师们多心啦，如今哪家腊肉不多，不信你们去偏屋看，还有好几块腊肉哩！”她还说，村里给她家申请了大病救助、伤残军人补助和低保补助，村里指导她家种上李子树，日子会好起来的。柴火香，猪肉香，鼎罐饭香，我们的心也如同灶膛里的柴火，暖暖的。

“睡的苞谷壳，住的茅草窝，走的泥巴路，吃的三大坨。”这段辛酸的顺口溜，说的是历史上的长堰。那时，万州

区税务局扶贫工作队已经住进了村里，我们和他们一起走遍全村，去问村庄的疼，去问村民的苦，去问脚下的路，去问明天的收成。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全村耕地面积1077亩，摊到长堰人手上人均不到半亩，而且多是补了一般的坡地。村里有一汪长堰水库，但是流进村庄的长堰河由于年久失修，一下大雨就水漫稻田，村里的地名有“烂谷冲”“池库”“牛滚潭”，生是长堰人，苦是长堰人。村里最多的就是当年的背二哥，交通的改变让他们没有了活计，不知路在何方。更为揪心的，还有像刘嫂一样的94户贫困户。

实岗锻炼很快结束，长堰成为我刻骨铭心的牵挂。

2017年，市作协要求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古道上的长堰村给了我唯一选择的理由。

踏上长堰的土地，有了厚土般的踏实。乡亲们领着我看古道，看长堰，看庄稼，我成了回家的长堰人。我知道，

作为一个基层文艺工作者，我的知识和财富不可能给长堰更多的改变，但我们身后有强大的国家，有惠民的政策，长堰最需要的就是我们一起去给这方土地点亮一盏灯，找到一条路，领着他们走出风雨泥泞。

我用笔记录古道，让古道上的长堰跟着我的文章走向天南海北，掀起了人们回眸川鄂古道的热情。我和扶贫工作队员一起组织长堰那些乡间厨子，把他们引荐到万州的美食街，让古道上的柴火香、鼎罐饭成为美食街上最多愁最卖座的柴火香。请回在广东做电商、从长堰走出的大学生向娟，在长堰开了万州第一家乡村电商商店，让村里的竹笋、玉米须、泡菜、罗田大米跟着互联网走向山外。

我把长堰水患报告有关部门，争取了一笔改造长堰河的资金，和扶贫工作队员一起带领群众改造长堰河道，引导群众流转土地种植烤烟、栽种李子、养牛养羊，让群众有了超越传统庄稼收成的新收获。

青山绿水，古道悠悠，正当我们着手开发金黄甲大院和古道乡村旅游的时候，组织上一纸调令让我到三峡文创集团工作。

离开长堰那天，何支书领着我来到川鄂古道上一个叫“天书”的地方。那是古道上一块巨大的石板，石板上刻着密密麻麻像字又不像字的符号。“天书”四周围着很多老人，那是当年的背二哥。何支书说公路畅通，道路上没有了活计，老背二哥每天围在“天书”边，当年在路上没有时间读，现在就想读明白。

抬山号子嘛哦哦吼嘿——哦哦吼嘿/震天地嘛哦哦吼嘿——哦哦吼嘿/不怕风儿嘛哦哦吼嘿——哦哦吼嘿/不怕雨儿嘛哦哦吼嘿……

何支书领着老人们喊着抬山号子，踏着掀天撼地的旋律，我感到从没有过的力量！

上车的时候，何支书给了我3张照片：古道，金黄甲大院，背二哥。

我明白支书的意思。汽车开出村口，我让司机停下来，

悄悄回到村里，走向刘嫂的院子。李子树上挂了很多木牌，那是税务局帮扶团和镇上干部们认领的果树，我把自己的木牌挂上去——我在长堰有棵树人走开，树不会走开，心就不会走开。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何支书电话请我去他家，他儿子回到老家开了农家乐，取名“2020”，这是长堰彻底告别贫困的2020年。仰望“2020”，门口是一张放大的图片《长堰村史》，背景是古道和长堰，上面不是地名，是一串古道一般蜿蜒的文字地图：1949年12月10日解放；1972年响起第一声广播；1977年建成第一座水库；1985年亮起第一盏电灯；1998年修通第一条公路；2012年接入第一自来水；2015年启动脱贫攻坚；2017年完成长堰河道改造；2020年全村脱贫；2021年乡村振兴启动……

我知道，区委区政府文件已经传到村里——长堰乡村振兴联系单位：三峡文创集团。

生命之中的长堰，我们再度出发。

【文艺评论】

为国史增添新篇章

□周勇

述林同志的《重庆铁路发展：历史与愿景》即将出版，这可是我们重庆史研究的新成果、大成果啊！

重庆曾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70年来创造了铁路建设的新业绩，更是新中国铁路建设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完整了这段历史，为国史增添了新篇章。

这部书完成于新中国70华诞之日，出版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因此成为重庆学人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交出的新答卷。

《重庆铁路发展：历史与愿景》忠实记录了重庆铁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路到网、从大到强这一翻天覆地历史变革。全书有一半的篇幅还原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庆铁路建设的历史，既有纵的梳理，也有横的描述。从纵向上，该书把重庆铁路建设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筚路蓝缕、奠定基础（1950—1980），调整巩固、稳定发展（1981—1996），快速发展、提档升级（1997—2018），按照历史的进程还原了重庆铁路建设的开拓、调整和大发展的轨迹。从横向上，作者概述了70年来成渝、成渝高速、川黔、渝贵、襄渝、渝怀、遂渝、达万与宜万、渝万城际高速、渝利、兰渝、三万南与南涪等12个建成项目的简要历史，也记录了那万高速、渝湘高速渝黔段、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黔张常、渝昆高速、渝合、成渝铁路改造等7个在建项目的基本情况，这19个单元几乎就构成了重庆铁路的全景图，特别是这些重点项目的简要历史。可以说，这是一部新中国重庆铁路建设史、发展史。

铁路属于经济史的范畴。在既有的此类著作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经济建设的进程，大多由数据构成，较少甚至看不到创造这些成就的人和他们的精神遗产。该书对建设重庆铁路的“人”做了专篇记录。中铁二院就是一个因新中国西南铁路的建设、重庆铁路建设而诞生的集体。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兴建成渝铁路。195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重庆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西南铁路工程局，下辖设计科。正是从这里开始，他们在成渝铁路建设中应运而生并崭露头角，70年来从重庆出发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作者历数了中铁二院，特别是重庆公司参与建设的重庆铁路及其他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从而为重庆铁路的巨大发展增添了建设者的独特风采。像这样把经济建设成就与建设者的作业结合起来撰写专题史书的写法实在少见，值得仿效。

该书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研究的视野向后延伸到2035年。作者从重庆城市定位与2035年发展目标出发，深入细致地梳理了国家中长期规划对重庆铁路发展的描述，进而从西北、东南和西南、华北与华东、城际与市郊、铁路枢纽五个方向、方面，对未来重庆的铁路建设作了战略性的研究，从而提出了2035年重庆铁路发展的预期目标。这对于重庆经济、特别是铁路建设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资政意义。

对新中国重庆铁路发展历史的精准还原，对铁路规划设计与铁路建设人的结合论述，对历史的梳理和未来的展望并行研究，这是该书对铁路发展史书写方式的三个创新之举。我之所以称之为创新，是因为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当代重庆城市历史中最独一无二之作。

述林同志毕业于西南财经学院工

经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有宏观经济学的扎实功底。从1980年起，他就进入重庆市计划委员会工作，1985起任综合处处长，1990年后任分管长远规划和交通、能源建设工作的副主任，一直处在经济核心部门从事顶层设计和管理工作。他是相当一个时期重庆市铁路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和推动者，曾担任重庆市支援铁路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开发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参与了渝怀铁路、渝利铁路、南渝铁路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论证、组织和实施。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重庆铁路发展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这使他能以亲身的感受来描述历史，思路开阔，游刃有余。同时也因为他的资历和见闻，使他有条件采用政府部门和铁路建设管理、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的资料，从而使全书来源可靠、数据详实、图文并茂，得以构成这幅重庆铁路发展历史的恢宏画卷。

我是20世纪90年代认识述林同志的。那时他在经济部门工作，我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常常因为研究重庆经济发展战略而相互交流和讨论。他当时分管规划和能源、交通，但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学者风范，谨言慎行，不事表现，在他身上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谋士”之风。

如今他退休了，多年的积淀让他华丽转身，厚积而薄发，连续出版了《重庆改革发展探索》《渝怀壮歌》《只研朱墨作春山》《重庆计划单列》《重庆发展和布局研究》《鸿爪雪泥话当年》，发表了若干论文，还运用新媒体为重庆发展鼓与呼。

为城市存史，为国史增添新篇章，这是述林同志的追求。同时更盼望看到更多此类新作。那是人生最难得的经历，人世最精彩的记录，更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宝贵的财富。

述林同志毕业于西南财经学院工

偷青

偷了一篮子后，第二天么爸才笑眯眯地割回家。

尽管知道偷青没人抓，但偷的时候心里还是“扑通扑通”狂跳。偷青一般都是深夜悄悄出门，忌讳相互碰上或碰上过路人。我们既不敢点马灯，也不敢打电筒，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的，跟做偷儿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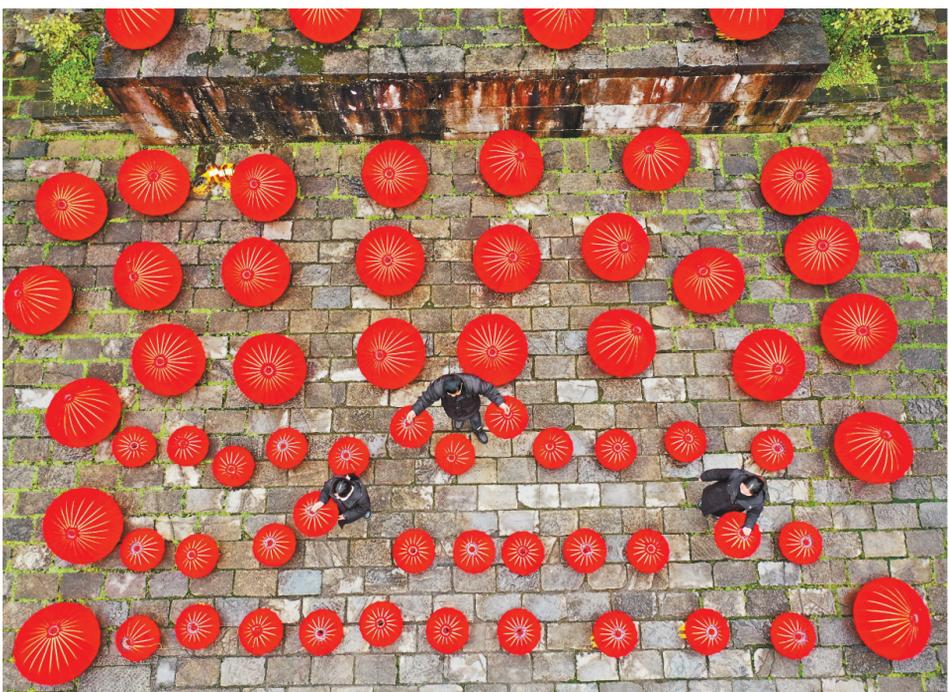
刚过门的新媳妇是一定要偷青的，他们偷的是恩爱，偷的是幸福。哪家人要是被新媳妇偷青了，也特别高兴，觉得这一年全家一定平安顺遂，还感觉很有面子。我十岁那年，大哥叫我带上刚过门的大嫂去偷青。我们选择的苏家大坡脚下，那里豌豆尖胖嘟嘟的，青菜绿油油的，花菜鲜嫩嫩的，小葱水灵灵的，十分招人喜爱。大嫂虽然地理不熟，但手脚麻利，一会儿就偷了一篮子。

偷菜的声音虽然轻微，还是惊醒了树上歇宿的鸟雀，它们大叫着扑棱棱飞走。大嫂偷的菜多，又不熟悉地形，走到半山腰还重重地摔了一跤。

每到冬月，母亲都要准备一块以邻居家偷青的菜地。这块菜地被母亲伺弄得很旺盛，她生怕人家瞧不起。那时农家大院人口多，亲戚邻里间难免有口角言语。有一年，母亲不知因何与二妈闹僵，连对面碰着都绕道走。母亲很后悔，想主动和好，又放不下面子。母亲知道二妈家的人最喜欢吃大白菜，就在我家那块最肥沃的自留地全部种上大白菜。在她的精心伺弄下，大白菜长得大大的裹得紧紧的。

母亲怕二妈家的人不好意思来，专门派我给堂姐堂弟露了口风。那年正月十五的晚上，母亲安排姐姐去偷二妈家的青菜。母亲专门带上我，像电影里的侦察兵一样，埋伏在我家菜地背后的山崖边，巴心巴肠地盼着二妈家的人。直到二妈家的堂姐背着大背篋到来，砍了几兜最大的白菜回去，母亲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

回到家来，母亲非常高兴，把姐姐从二妈家偷来的青菜煮上一大盆，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



大红灯笼——摄自酉阳龚滩古镇

邱洪斌 摄/视觉重庆

爸爸真的老了

□曾宪国

小区隔壁开工兴建健身馆，听说里面要建一个游泳馆，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我喜爱游泳，幼年时，还被专业队的教练看上，后来因别的因素，这饭碗没端成。参加工作后，上世纪60年代，我曾参加市运动会，我夺得了一百米、二百米蛙泳冠军，获得国家游泳二级运动员资格；70年代，全市工人运动会上又夺得了蛙泳一二百米的冠军。自从调入报社，因工作关系，与游泳疏远了，还一直对此心怀惋惜。如今隔壁有了游泳馆，我也退休了，有了大把的闲时间，决定将这项运动捡回来。从此，那一池水，便在我脑子里荡漾开来。

健身馆兴建之时，他们来我们小区做宣传，动员大家办卡，价格优惠。当时我要外出一段时间，心想，回来再办。回到重庆已是9月，秋老虎正凶，恰是游泳的好时间。第二天，我去买了游泳的必需品。当天下午，到游泳馆办卡，在办之前，又去游泳池外看了一阵，想到我将在池水里扑腾，心里就格外激动。但随后的事，却叫我沮丧——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不予办理。我向她说了我游泳如何了得，她却一脸狐疑，那眼神很伤我的心。我不甘心，托关系，网上求援，向有关部门反映……但在那负责人的铁石心肠面前，只有退却。好在游泳不成，还有高尔夫陪伴。随后，打高尔夫也出现了诸多不便，又不得已放弃。

运动，对我而言，只剩下一个“走”。我趁双腿的力量还未明显衰

退，几乎走遍了渝中区所有的背街小巷。这个走，锻炼了我的身体，也增添了阅历和见识，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可是每次经过游泳馆，见过去游泳的人从里面出来，尤其见闲置在家里的游泳用品，心里的那股隐痛，难以言表。

前年，在女儿家，吃过晚饭，一同散步，走过一处十几米的狭窄地方后，女儿上前与我并行，对我说：“爸爸，你真的老了啊。”她怎么会说这话？我停下来，望着她，不置可否地“噢”了一声。她还想说点什么的，大概感到活太重，马上缄口。在随后的日子里，并未听她说过这话。但这句话，却开始留意到自己身体的感觉。这一留意，竟感到了比之以往的异样：首先是脚步有了沉重感，打转身变迟钝了，尤其晚上起夜，脚拖拖鞋要好一阵，即使套进了也没穿正。这异样的感觉，还出现在平常生活中：拿东西不稳当了，筷子夹菜不灵活了，衣服扣子半天对不上眼了，等等，都会引来自己对自己的抱怨“老了，老了”。从此，在生活中见比我年轻的人活得鲜活，便提醒自己：人要服老。这话有些叫人丧气。不过，我也开始留意起自己的身体来了——这样也好，是对自己的负责。

人要服老——这是一句从道理上劝人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其对的一面，也有其不全对的一面。对的是，让人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哲理，将人生的夕阳徐徐地分享给予每一天。不全对的是，叫人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倚老卖老，窝囊地了此残生。这悖论，又该如何来解？我在这人生的二

难之中彷徨地过了一些日子后，身体极速地衰老给了我启示：人老，是生命的过程，就像日出日落、云聚云散、江水流逝。一个人的死亡，其实是生命的一种召示，就像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如果你忽视其含意，一味地争强斗狠，或者放纵生命，吃亏的不仅是身体，违背生命的自然法则，这都会招致生命的加速死亡。想要长生不老，这是人最大的一个野心。人，适应老，就是享受岁月带来的收获，就是享受时光划过天际留下的光芒。我们活在地球上，就得要讲秩序。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我们拥有人的不同年龄，星辰的秩序，植物的生长，季节，还有不同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懂这些道理，人的生命就得不到严肃的升华。

如此一想，就水到渠成、一通百通了。于是，在心理上，我轻视年龄的老；在生活细节上，重视年龄的老。趁有生之年，做一些力所能及、有益于身心的事。有幸的是，现在游泳馆放宽了办卡年龄，我已成了那里的一员。适量的运动，将运动年龄与人分享的乐事，身体好，对家人对自己都是件愉快的事。还将喝茶、听音乐、看电影、阅读、写作、交友这些爱好，妥妥地安放在身边，陪伴自己走向人生的终点。只要有这样的日子过，老，又算得了什么，那只是岁数数字的增加、见识的增长而已，是生命的延长，是生命更丰满，而绝不是生命的倒计时。

“爸爸真的老了”，这是女儿对我说的话，但我却用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给予了她回答。